

論

語

詳

解

論語詳解卷十二

郝敬解

顏淵第十二○前篇多論弟子之行弟子莫如顏淵故次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人身渾然天地聯萬物爲一體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曰仁仁也者人也人耳目口鼻四肢腹

心具卽己己者我也己內天真活潑脉脉與大虛流通發越布散以及家國天下親親仁民愛物禮儀威儀莫不有自然之天則曰禮仁藏諸用禮顯諸仁合外內之道也故入所以肫肫而爲仁者不越己己所以頑然否隔而爲不仁者亦惟有己有己則私意錮蔽將天地萬物體段隔作窠臼故氣質之負固也如堅城須用大師克一朝蕩破卽故物依然是曰克己復禮禮之言履也仁渾然中存而外有儀則可履中和致天地位萬物育三千三百悉歸踐履則爲禮而涵藏則爲仁仁藏己內如果實仁藏甲內其根幹花

葉具但甲閉則生機不復如形骸隔則三千三百之用不顯萬物一體之量局在軀殼之內不得與天下通克己者如果實墮地震雷一發孚甲迸裂千枝萬葉敷榮而出復還舊觀矣自己及物高下散殊粲然帝則流形如萬物相見乎離太和元氣充滿宇宙合爲一體是謂復禮而爲仁故夫一己也不克則有我違乎中正之禮而局爲己克則無我復乎中正之禮而化爲仁天理人欲本同出有志爲仁者但患禮爲己奪而不得復斯仁爲己隔而不得通耳然克雖不易復亦非難己惟我耳苟一念清淨卽道義門闢一

日之間欲淨理還卽廓然物我無礙痛癢相關視人猶已愛人人親禮人人答凡有血氣孰不歸依斯人之徒孰非吾與八荒在仁育中矣豈外已而他求乎可知已雖小而併包乎天下天下雖大而囊括於已爲仁者固不可私已而外天下尤不可馳騁天下而舍已天下其枝幹也已其根莖也已卽仁之本體克已卽仁之工夫人各有已已各爲仁爲仁者爲已之仁也儻謂爲仁不由已也而由于人手哉夫已不可人代而爲已仁豈可人代而爲仁凡事由我則易由人則難言人反已以決其機之近而易也顏子聞言

心悅遂請克復之目。目條件也。請其條件爲功課實地也。視聽言動皆已也。勿者禁止之辭。易云有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克已知幾。非待發而後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凡有視聽言動皆禮也。視聽言動者禮之端。親親仁民愛物中和位育達諸天下者禮之全也。必視聽言動無非禮則已克而後能親親仁民愛物中和位育可致也。蓋德以凝道道以行德德莫大于仁道莫大于禮禮復然後天下歸而仁全也。禮記四十九篇無非爲仁之目。

或曰已者何也。曰身也。仁體諸身禮以脩身。齋明盛

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仁人心也。心本無形。以身爲郭郭。形爲心累。以禮爲範圍。故禮天子達于庶人。皆以脩身爲本身者。內外顯微合者也。與中人語。必教以防外養內。因顯通微曰脩身。與顏子語。變爲克復全體一貫。亦非有異於脩身也。復卽易卦之復。復卽仁也。初九不遠復。子云不遠復。以脩身也。易卦履卽禮也。行曰履。初九素履往无咎。子云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恒人行不如願。祇爲己不克。明知邪色牽于已而視。明知淫聲牽于已而聽。言動亦然。明知當孝已以妻子忘親。明知當忠已以身家忘君。凡世上好

事耽誤皆因有已。禪家謂猴下著刀。卽克已也。能克已。則百累迎刃解。孟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已克而萬物一體之量可立觀矣。或曰。克已必復禮。何也。仁者慈和徧覆發生而任自然。禮者恭敬嚴恪整飭而有品節。不自然不得爲仁。不整齊純任自然則流爲放逸。養成宴安之已。故先王以禮齊民。民有賢智愚不肖。過不及之差。須用齊。齊則已克。如今之憲綱禮嚴。雖遇親故。必勉強屈抑以合朝廷之禮。若任情自然。則上下乖。故禮聖人所雅言也。由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謂禮堯舜不過脩已以敬。以安百姓。顏

子學聖人不過約之以禮仁爲善之長禮爲嘉之會萬物至夏相見乎離而後生意滿足故周禮以禮屬春官亦仁意也解者謂顏子之學直捷惟克己已克禮自復一日天下不落階級如此則懸空無實地與佛說無我相清淨大法身相似見性卽成佛更不觀會通以行典禮如是則言天下之動而可惡言天下之蹟而可亂矣是生煩惱蘊陰惟不知以禮脩身無君臣父子夫婦敗常亂俗而不可用邪正之大分也或曰禮言復何也曰禮在天地間雖品節森嚴而高下散殊皆自然之體序曰天序秩曰天秩天者自然

也。大而發育峻極，小而三千三百，視聽言動莫匪天則。孟子謂天下之故，利而不鑿，行所無事者也。克己者，疏其滯，撤其蔽，還其故，以合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非人力創造而強世。故曰：復也。或曰：禮亦繁矣。一日何能卽復？曰：一日天下者，甚言其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易云：介于石，不俟終日。子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此也。量包乎天下，而幾存乎已。取必于天下，終身未易企。

取必于克己。一日可豁然。一日者。先難之終。天下者。後獲之始。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至於三月不違。則天下歸仁之日矣。佛氏以頓覺爲上。所以荒誕無實。聖學由己達天下。而以禮爲實地。大人舉禮官天地。宰萬物。制羣動。人已兼成。萬物得所。而後天下歸仁。是禮復之日。堯舜功成之日。夫子七十從心之日。顏子雖從末由之日也。惟反求諸己。而不由人。所以謂之一日而天下。非如佛氏頓悟之說也。或曰。顏子克己。與原思克伐何如。曰。顏子心體空明。念起卽覺覺卽化。其言克者。恭己無爲而折衝萬里。知

幾如石不遠之復故曰仁也。原思怨慾已萌而力制不行其克伐如石壓草如捫漏舟艱難強持故曰可謂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或曰四勿與子絕四何如。曰勿之爲字象旗通作物。周禮雜帛爲物所以指麾三軍使進止也。顏子功未離下學以志帥五官故曰勿。聖人舒卷無心不用節制而四體從心意必固我斷落無遺是曰絕也。然請事斯語自是塵累輕而奏功易。若他人聞四勿覺耳目塗塞手足桎梏豈能欣欣從事非禮勿視聽言動卽克已也。視聽言動以禮卽復禮也。請目請事仁以爲己任卽爲仁由己也。惟顏

子能之

三才居中惟人人惟己己者我也克己者勿我也意必固總成我勿意勿必勿固總成無我無我卽同天同天卽萬物一體卽仁也仁與己非二公私大小之分克與不克耳惟仁者能破除形骸然無禮則克後必爲釋老之荒宕王何之清談嵇阮之任放與世教無管攝猶之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也故禮者聖教之實地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定之以中正仁義也顏子聞言請目已知偏上非仁視聽言動實地也下學而上達也克去己旣與世不相隔閼復還禮又與世

相檢押所以高明中庸廣大精微洋洋優優成爲仁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申明克己所以爲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申明爲仁所以由于克己爲仁由己之己卽是克己之己仁者人也人者己也其克復而仁由此己其不克復而不仁亦由此己聖狂同己存乎善變佛氏謂色身卽法身心迷法盡轉心淨轉法華蹈襲此意朱子謂克己之己與由己之己不同若作人物相對之己與克己之己目不似非也克己正以克其不與人通之己也人已通卽是仁試從視聽言動非禮時省己如何此血肉爲主聲色臭味爲

障人已隔越痿痺不通不仁可知又從視聽言動勿
非禮時省己如何此德性爲主聰明肅艾爲用億兆
一體痛癢相關仁可知惟其人已不通所以克己何
謂不相似

此章聖賢傳心之要言無枝葉顏子所問者仁之大
全克己復禮四字本體工夫一言蔽之矣爲仁舉成
功言四勿非空寂也理不離事但勿非禮不勿視聽
言動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卽脩己以安百姓篤恭平天下所以天下歸仁
也四勿在他人必枯槁顏子自然森發克己在他人

必矯強顏子自然易簡一日天下在他人必疑阻顏子自然會通克復爲仁在他人必墮空虛在顏子知有事目故此章之說非顏子不得問

不曰視聽言動以禮而必曰勿非禮乃所以爲克也便是直截易簡工夫人本一片虛靈大虛生人全付予一大虛萬物皆備祇緣有我賺誤自有自失亦惟自克自復而已更不勞分外添補禮者聖人雅言學者隨身規矩欲仁惟復此欲復此惟勿非禮勿非禮便已克便禮復便是仁直與顏子掃除乾淨不帶一毫藤蔓不由旁門直入下章語仲弓便費周折矣

耳目口體四者神明之用便是神明之賊如水以載舟卽以覆舟存乎操之有方所以爲克己也心不能離五官自爲心故爲仁不曰心而曰視聽言動害心者五官也聖人雅言不詭而義理精切二氏蹈襲爲五蘊六入十八界黃庭內外景百神千奇萬怪不出四勿之內

視與見異聽與聞異見聞無心視聽有意四者相因始于見色見則聞聲聞聲則與言與言則邪動作已遂成而不可克矣故道書云機在目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視自不聽不入耳自不出口不欲言自不

不敏請事。此事原不在敏。顏子如愚。所以非禮之祭。如山岳不可撼。仲弓不敏。自是氣質敦重。非但泛然謙辭。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者無時忘敬。一出門卽宜莊嚴。人情惟見大賓則敬。常如見大賓可焉。仁者無時忘誠。至于使民尤相感通。人情惟大祭則誠。常如奉大祭可焉。出門敬他

處可知矣。使民誠，他人可知矣。非出門不宜誠也。誠而不敬，或疎于容止。故脩己者，敬爲急。非使民不宜敬也。敬而不誠，不信于人心。故與人者，誠爲急。敬主儼恪，誠主惻怛。脩己用人，各有攸當也。見賓使民，皆心上功夫。欲惡施受，則推己及物。強恕之事，家邦無怨得之行。恕多而誠敬爲本。誠敬則忠，忠則恕。未有驕泰詐僞，能推己及人者。脩諸己，必誠敬。施諸人，猶己如此，則在我無營牟計較，而怨尤之根不生。在人無爭競嫉妬，而怨仇之隙不起。坦蕩居易，無入不得。仁者安土樂天，惟此蓋仁通天下爲心，而怨爲之荆。

棘公生樂私生怨有怨則出入俯仰無往非長戚之境君子所以貴悅樂不愠也故曰仁者不憂正己而無求於人則無怨非但人不怨我耳佛氏煩惱卽怨朱註謂因人自考迂矣怨與惡異君子不能必人無惡能必人無怨士雖有道人或作惡苟非害人人不怨之怨者仇也仇之而無可若何故怨司馬遷曰怨毒之於人甚矣故聖人不教人遠惡常教人遠怨由此以論怨豈自考之物乎

主敬存誠行怨遠怨語雖逐項工夫圓融非零星雜施也問仁同而與顏子語渾淪不可端倪與仲弓語

綿綿密密語上語下之分也顏子知幾聞一盡解仲
弓木訥次第方知顏子屢空人我障輕一克已便與
人通故曰天下歸仁仲弓木訥推勘于人已聞方能
同人故曰家邦無怨請事雖同難易畧分要之主敬
存誠行恕亦已克禮復矣家邦無怨亦天下歸仁矣
成功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去聲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仁者其言也訥此語下而兼上也司馬牛疑而再告
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此但語下耳聖人教人機緣

不投卽不强貼與子貢言貧富與回孰愈末局相似
凡人放言非但因孟浪見理愈明其辨愈騁此緣于
無養凡立誠自不妄言始多言則喪志言寡則神存
人心放先從口洩聖人常教入謹言非獨爲顧行耳
仁者淵默而雷聲闇然而日章當理直氣壯懸河欲
吐時自然從容停蓄有含宏靜密之思天定神閒所
謂吉人之辭寡顏子如愚無言默識方能及此故曰
仁者也夫子因司馬牛有兄弟之難而性躁多言故
教之以此此四勿之一也善學者舉一會通而牛不
達且少之可見其心蠢氣浮不能認言之病根也不

憤悱則不復姑就言上解釋其疑爲之卽爲仁也言
之卽言仁也爲仁難則言仁安敢易此權宜分疏未
便是仁者詎言之心亦非申明詎言之盡仁也仁者
言詎非獨以行難詎言亦未遂盡仁司馬牛之疑亦
未爲非但不能因言以究仁者之心而徒執詎言以
盡爲仁之事非知仁者也故難與深言仁而但卽言
顧行之理曉之論其至如春秋無毀譽聖人詎言之
大者曰我欲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此爲之難言
之所以詎憂天下萬世仁莫大焉論語二十篇字字
蘊藉見聖言之詎如莊周瞿曇氏便是言不詎

晉嵇康從孫登學三年不言郭文舉亦不言禪家謂三十年不說話佛也奈何不得此二氏偏枯之學而其爲詡善養心同也如雷發聲陽氣洩會須一時如鐘鼓不待叩自鳴則爲妖人心恬靜不妄動自然含默不妄言故惟仁者言行爲一恒人以言行爲二謂不行但言何妨仁者視妄言便是妄行言之所及比行更遠天下不見君子之行而皆聞君子之言不當行而行但誤已不當言而言併誤人所以言比行尤急不但憂行不顧耳夫子祇因司馬牛處患難戒以詡言未遂及此而平日惓惓教人謹言寔以此

說文訥頓也。頓躓難言也。通作訥。从言忍聲。刃在心。上有吞刀刺腸之意。操心之一端。與顏子言渾全與仲弓言詳悉。與司馬牛言畧舉一隅而已。

司馬牛名耕。或云名犁。向魍之弟。出宋桓公後。故爲桓氏世官。司馬又爲司馬氏。魍兄弟五人。宋景公嬖魍。魯哀公十四年。魍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魍先謀公公。攻桓氏。魍入于曹。以叛公。使其兄向巢伐之。不克。魍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魍奔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外。阮氏弟子解云。牛爲

人性躁好言語見兄弟行惡憂之故夫子教以訥嘿而牛竟奔走死于道路故聖言爲著蔡也南容三復白圭故嘿足以容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救夫何憂何懼

前章訥言因問仁而教以含容此章不憂懼因問君子而教以寬和處兄弟之難仁人君子用心當如此卽是學問實際也世上無浮躁之仁人亦無煩惱之君子孔顏樂處惟不憂憂者愁苦無聊之情懼者倉皇失措之狀憂在事前懼在臨事不憂懼便素位而

行悅樂不愠正已不怨故曰君子司馬牛少之以不
憂懼可強持耳不知君子不憂懼由心上自得孟子
謂浩然之氣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平日所行
合義內自檢點無招釁取咎之端外患之來於我何
損雖處橫逆正是存心之地不愧天不忤人雖憂何
憂雖懼何懼上章詗言其旨微牛未達故淺釋之此
章不憂懼其旨切牛又未達故直釋之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無子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聖賢當死生貧賤富貴之交動稱天命天命何物乎
有心乎無心乎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非無心也盈虛
消息屈伸自然非有心也非有心則不可以規避非
無心則不可以倖徼樂天知命者惟自盡而已恭敬
乃弭患之道事天爲立命之本能視四海爲兄弟則
天可回而命可疑矣有失卽不是敬無禮卽不成恭
恭以敬爲本敬主于內恭見乎外四海本非兄弟子
夏故爲同人之說猶乾父坤母民吾同胞之意盡道
則疏者可親失道則親者亦疏致規諷之義寬寡助
之憂云爾解者拘拘然以親疏差等爲辨左矣

向魋叛其君又欲殺孔子惡亦稔矣其弟子顏子車
同惡故牛愛已無兄弟夫兄弟雖不才猶之兄弟也
周公不以管蔡不仁而歌常棣曰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此仁人君子必恭敬止之心記者記牛之言以見
其不能詆而有愧于仁內多憂懼而有疚于君子也
然子夏能寬友之憂而及其子死哭至喪明樂天知
命不憂是以難耳

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七戎六
蠻九夷八狄皆近海總謂之四海或云四海通謂之
裨海外有大瀛海環之爲百谷王東海南海今中國

邊境易窮。漢史東道極於黑齒國。南道極於烏弋山
離國。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
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入處
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溫河。河源出
焉。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
奄蔡國。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也。此天地之極際矣。餘
詳第十八篇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素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務高遠而問明。猶問十世可知。意不在近而在

遠也。夫子告之，卽告由誨汝知之之意，使反求而無蔽于心也。蓋堂堂之士，或高視於千里之外，而闊畧於眉睫之間，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目前至近，而險於丘山者也。于此能虛心詳審，則姦險之計不得行，而蔽撤于至近，卽明燭于至遠，豈必求諸遠乎？凡人明不見遠，皆近蔽之耳。

浸潤，膚受四字，便照徹小人肝膽。譖，他人事不干已，急則人疑間言冷語，使人不覺如水之潤物，漸浸以入也。愬，訴自己事，緩則不能動人，須猛烈激烈，如肌膚受刺，痛楚迫切也不行，謂彼計不得行也。二者

常售欺于愚暗之人而吾精鑒足以照之故謂之明
常觸發于褊急之衷而吾寬洪足以容之故謂之遠
遠卽明之不蔽于近者耳如牆撤牖開坐見郊垌任
微言危言急投緩投安靜不動所以見遠

譖毀也旁入曰譖譖者簪也如簪之著物也愬與訴
同訟也易曰履虎尾愬愬哀控之狀二者皆譖言從
古蔽明莫如譖以百口百心之奸巧塗兩耳兩目之
聰明自非曠然遠覽焉能無動司馬攸箴曰勿曰父
子不閒昔有江充勿曰至親匪惑或容潘崇諛言亂
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譖晉侯疑申抱朴子云漸漬之

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垂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詩所以歎采苓采葛書所以憂巧言讒說也故明哲莫如辨讒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上聲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首三事太平全盛之業帝王爲政之經分田制里不奪農時則食足矣無事而耕散處爲民有事而戰連合爲兵簡之以時教之以方則兵足矣平日上之恩義淪浹于下下之心志聯屬乎上凡此供租賦執干

終事效死之民則信之矣然斯三者道德
并存王者以此致經濟霸者亦以此圖富強聖人
自謂軍旅未學而其論政乃以兵先信子貢通達知
道德功利當有辨乃設爲必不得已之間一不得已
先去兵再不得已寧去食去猶言少也非故欲去之
事窮急寧少一件耳少食則必死而仗信猶足以立
乃知天命人心之樞機與生死存亡之斷案超然在
功利富強之外王道霸術所以分也

兵食足而民信此無事時就現成言政之大全也非
一聚并致須先制田里定軍賦然後興教化兵食足

謂公私兼足也。府庫充而民亦飽煖，量口從役而田無加賦。如是則上下一體，君民一心，信乃可保。信者親上事長之實心，在有食有兵之日，無忠信之心，遇無食無兵之秋，必有爭奪之患。故信爲要，子貢以信後食與兵，此富強之政耳。儻食兵不足而信可少乎？故以三者緩急次第探之，而後知信之果重也。蓋兵去食存，民卽是兵，猶可相守，此不必申說。至食去則死必矣，所以可去者，謂死本人之常，而有信則有所植立，不立則無憑藉，無顧忌。將子桑其父臣棄，土崩瓦解，復何能立？所以勢窮獨信可仗，寧無食而

死不背信而生如唐張巡許遠以睢陽孤城抗強虜
援絕方窮是去兵也至羅雀掘鼠而食是去食也士
卒竟無一人叛者是終不去信也以此而死有餘烈
焉然則爲君者固不可以無食無兵之民責其信當
先民而謀所以生爲民者尤不可以饒餓窮困之苦
忘其君當全信而思所以死則各盡之道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犀兕猶犬羊之鞞

棘子成衛大夫蓋老莊之流也君子謂貴而在上者

與後進禮樂之君子正同質謂朴畧文謂物采而已
矣者決然盡絕之辭何以爲者憤世嫉俗之意言王
公大人惟取簡朴何用文采此洪荒之風偏諛之說
夫質有文如形體有衣冠也有形體而無衣冠則披
髮裸跣無異禽獸故有父子不可無家法有君臣不
可無朝常有秩叙然後親疏辨有等級然後貴賤分
質之有文先王所以明微別嫌也子成徒知矯世俗
之奢而強君子以無文其流敝爲佛老之滅倫爲
行之并耕爲嵇阮之任放裂冠毀冕敗常亂俗自
始夫天下何可一日無君子乎如子成之說君子是

同君子于小人耳。說君子猶云論君子也。士論爲名教之樞機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出於舌。如箝離弦。雖有駟馬輕車。追何能及。今斷然以文爲不可有。而要之文決不可無。可說不可行。其必有悔。質猶文。文猶質。卽子成之說。而譏其混同無別也。曰何以文爲。則當文者無文。何別于質。曰質而已矣。則當質者亦以皆質。自同于文。使朝廷猶草莽。草莽猶朝廷。上下不分。貴賤無等。王公大人何異于僕隸。厮養乎。虎豹喻文也。犬羊喻質也。三猶字緊相遞。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朴陋無文。犬羊

之質也。虎豹殊於犬羊者，唯以皮有文也。今虎豹去毛徒皮，則鞞而已。熟皮曰鞞，有質無文。雖虎豹何異犬羊乎？此名分等級所辨。如子之說，何其嫌疑不分，使君子至於此極也。言不可不慎。故曰：可惜。朱註謂子成之言有君子之意，非也。解猶質二句，謂文質相等，不可相無。與下二句不協。上猶字與下猶字作兩樣。猶文也。下補盡去其文等語，謂子貢言無輕重，非也。註疏近之子成之言，僻子貢持論甚正。

棘姓之後，爲棗氏。文从東，東音刺。棗木重喬，低者爲棘。棘，小棗名。○虎孕七月而生，故首尾長七尺，其毛

文班豹似虎其文園如錢豹一名程列子云程生馬
註云豹也○虎者金行參伐之精虎出有時猶龍見
有期陰物冬出陽蟲夏出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
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也○埤雅云虎能盡地卜
食行以爪拆地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觀奇偶謂虎
卜○虎皮曰皐比春秋傳魯公子偃蒙皐比先犯宋
師註虎皮也樂記武王克商倒載干戈包以虎皮曰
建橐橐皐通皐陶之皐通作咎咎與橐通詩云載橐
弓矢比讀皮五行家謂土氣比和皐比猶橐皮因武
王以虎皮橐藏兵器後遂謂虎皮爲皐比取偃武崇

文意講師以爲坐席宋張子厚聞二程講學勇撤皐
比卽此○大詳第二篇羊詳第三篇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庸君論事苟且目前聖賢謀國常懷遠慮哀公時三
桓專魯賦稅不入公家加以年饑十二年十三年皆
蝨連年伐邾有齊難經費不支問於有若意欲加賦
于民以救然眉之急有若請行徹法徹通也周人法
古井田一而稅取君民相通之義而爲徹卽古助

法也。自宣公朝什一之外，又履畝稅一，是什取二也。故哀公謂什二，吾猶不足，今欲什一，是反少也。曰：吾不足，謂不足獨在君耳。君曰：吾不足，民亦曰：吾不足。上下各自爲不足，是君與民離也。豈一體之誼？是時魯國分崩，三家富埒周公，而公室孤貧，不能收公祿於強臣之手，徒剝膏脂于旣瘠之民，允道也。故以恤民之說動之，使收拾人心，則公室自張。蓋君所與共國者，惟民。苟民與君一體，雖強臣割據，豈能抗共戴之主？卽魯事更張之會矣。足與不足，宜與百姓通，豈可徒謂君不足而遺民乎？百姓四語，正是徹法本訓。

孟子云徹者徹也。徹者通也。與則通。誰與則不通。公私一體。休戚相關。易剝之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不安宅。孤陽在上。岌岌危矣。聖人所以爲之計。不過此。哀公近憂而有若遠慮。爲救公室。非爲救荒而已。及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于夫子。夫子不對。私于冉有曰。季孫欲行而法。有周公之典在。夫子所謂周公之典。卽有若所謂徹也。有若言似夫子益信矣。

周人之徹。卽殷人之井地。但授田有七十畝百畝之異。以古今只有長短也。殷人雖井地。地不可井。亦必此定然之理。孟子教滕井。而云國中使自賦。卽

徹法也。地可井，則方里而井，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以公田之獲，納公稅，不復稅其私田。若地不可井，則依井之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照數授民，田使自輸，什一于公，皆助法爲主。而因地權宜，用貢以輔助之所不通耳。法均賦輕，遠邇一體。公私相通，故名爲徹。先儒據孟子云：「請野九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遂謂鄉遂專用貢，十夫有溝，都鄙專用助。八家同井，周禮大國三鄉三遂，國中地頗廣，豈無一二可井者，而皆用貢？都鄙亦有林麓險阻，紆曲不可井者，而皆用助？失化裁之宜，所以三代而下，

井田終不可行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主忠信者，操持堅定，神不外馳，念念勿自欺，則根本固矣。由此應務，見義必為，不敢懷安天理所在，萬變隨宜，不憚轉徙，根深而枝葉愈茂，基厚而層累漸高。日新月盛，何德不崇乎？人心之惑，由于偏公，則生明，虛則生白，不公不虛，生于愛憎。愛憎二者中，距則顯，倒昏迷，愛其人，惟恐不生；惡其人，惟恐不死。夫生死

命也。非人所能爲。旣以已意欲其生。又以已意欲其死。造化本無私。人情多乖僻。惑莫大于不知天命。于人實無加損。于已適足見異。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言人鄙吝者。實不足以致富。祇以見異。異怪也。卽惑意。苟能平心應物。勿作好惡。何惑之有。

忠信自是堂堂者所少。欲惡譸張。亦是堂堂之病。聖人視生死如晝夜。恒情于二者。最難破。又以愛憎行之。愈見迷惑。智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善惡朝夕可改。而生死一定不移。豈可以人之生死行吾之愛憎乎。若但云愛欲生。如子願親存之類。不爲惑。今

其所愛如驕子嬖妾輩死而猶欲其生也。但云惡欲死。如討叛誅寇之類。不爲惑。今其所惡如孤臣孽子輩。未死而欲其死也。然此猶是兩人。一欲生。一欲死。情之偏也。至于一人之身。有時愛之。有時惡之。而忽欲其生。忽欲其死。喜怒無常。恩怨反覆。於是乎有陰謀隱慝。傾危變詐之事。無所不至矣。豈不惑之甚哉。仁者愛人。非不好生。而理數分明。豈私愛可長保。至于死者。雖或可惡。而哀矜未忘。豈以人死爲樂。況人各有心。我所愛未必衆愛。我所惡未必衆惡。天命苟定。人所好。天未必生。人所惡。天未必死。今欲以私臧。

公以人力奪造物。豈若虛心以游。乘大化之自然乎。
智者行所無事。其必無是矣。引詩以見人情可異。程
子謂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下章有齊景公
問政。疑錯入在此。然義未爲不協也。

感重欲其死一邊。好生乃惻隱之心。聖言自分曉。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因景公所不足而言。然萬世
治平之經。無過此上四字。名也。下四字。實也。八字縱

橫開合各有至理。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自臣。父父。則子自子。亦可也。謂臣當君。其君君。當臣。其臣子。當父。其父。當子。其子。亦可也。蓋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天下之大分也。

齊崔杼弑君。莊公而立。莊公之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遂相之。及崔杼滅。晏嬰爲政。齊國稍振。而景公晚年好兵。多內嬖。大夫田氏強。田乞以厚施悅民。謀竊齊。景公知之。晏子言之。公弗能正也。庶子五人皆未。將死。而以所愛少子荼。託于國。夏高張。是爲安孺。

子田乞弑孺子立悼公田乞死鮑牧又弑悼公齊人
立簡公田乞之子田恒爲政又弑簡公而立平公田
氏遂有齊國過半三傳其孫田和遷其君于海上姜
祚遂亡是不君不臣不父不子自景公始也聖言若
燭照矣記者并錄景公言于後見其悅而不釋從而
不改此齊所以亡也粟祿也

君尊也字尹聲从口出令會意也或云君羣也羣下
所歸也臣牽也牽于君也字象屈服之形又臣堅也
勵志堅固也又男子之賤稱詩云并其臣僕左傳男
爲人臣女爲人妻又惶恐曰主臣主擊也臣服也言

孽服惶恐也○父甫也始生者也或云父矩也法度
幾率其子也古字作𠂔从又象形以右手指事也又
右手也詩云室人入又古又字作𠂔象右手三指之
形故父字从又子者十一月夜半陽氣所起也人承
陽故以爲稱於文併足爲子象子在襁褓中併足之
形又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又慈也中庸云子庶民樂
記云易直子良皆慈意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落

此章卽所謂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之意片言
無多言也折判也獄訟獄也爭質曰訟論刑曰獄多

言亂聽莫如訟獄終日盈庭聽而不決子路剛果更無狐疑單辭片語直枉立判此豈聶嘯猥瑣者所能辦記者因記子路平日有諾立踐聞之斯行其果也如此所以片言折獄也且未及忠信明允人信服處蓋子路聽訟者耳非使民無訟者也下章以無訟承之記者意自分曉朱子謂忠信明決言出而人信服則無訟之道矣

宿猶畱也諾者承任之辭無宿諾卽聞斯行之也本與折獄無涉記者記其生平果決所以折獄片言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承上章見聽訟不足貴無訟爲難也唐虞三代之民未嘗無訟在上所以使之曰使無所以矯好聽者之失虞芮質成讓畔而返卽是使之無訟曰乎者不敢必之辭見其難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存主曰居施爲曰行兩之字指政存主不難于忠而難于恒故曰無倦作事不難于敏而難于誠故曰以忠兩者皆要而居爲政本倦爲病根人若不倦自然精進倦則厭煩苦難必至苟且枝梧雖忠難久故無倦爲行先也學亦惟悅樂不倦倦與不忠皆堂堂者

之病皆生于不誠心不誠而矜奮于意氣故有時倦
鋪張于文焉故行不忠惟誠不息惟誠無偽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詳雍也篇多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之心欲天下同爲君子小人之心欲天下同爲
小人君子成人其心思懇切善巧方便無論平常勸
誨卽其人十分佳爭一分玷缺便不全到此更加護
惜十分不佳爭一分悔悟猶不盡廢到此尚思保全
苟夾持得一善人贊相得一善事無所不用其情苟

拔濟得一不善人解釋得一不善事亦無所不用其情緣君子本有美而無惡遇美如時雨化生不將順不得遇惡如洪爐著雪不消然不得小人有惡而無美故與君子相反兩言切透君子小人肺腑邢昺云君子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美不成人惡小人嫉賢樂禍故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率以正孰敢不正

條教曰政方齊曰正人皆知政爲政而不知政所以名者正也正已而物正者也正人不先正已是表曲

而求影直不可得矣。帥猶主也。康子爲上卿執國政而身親爲不忠不孝。何以端百揆率羣下乎。夫子諷規數語。明切簡直。凡爲天下國家之主。未有易此者。誰能無政而以正政者鮮矣。曰孰敢者。德威惟畏之辭。卽所謂有恥且格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此章論弭盜之源。華心之化。欲者盜之種也。有欲則思得不得。則竊貴賤不同。其情本一。君子有欲不得而竊于國。小人有欲不得而竊于家。凡攘非其有曰。

竊竊皆盜也苟誠也真切之辭言真是子心所不欲之物而賞子使竊必不肯爲矣蓋不欲則自不肯爲穿窬無穿窬之心民所同也存乎上教養之失養則凍餒切身不教則飢渴害志禁民不欲不可得矣故弭盜之方在使民不欲而已故曰衣食足而後知禮義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然不曰無欲而曰不欲何也非聖人誰能無欲能以理制欲斯可矣此因季氏竊魯康子奪適而鍼規之舊解上不貪則民不竊恐未可幾也上廉而下貪者容有之矣聖人必無迂闊之言○若從舊解欲主

在上者言竊主民言蓋好利本同情君子萌于念爲
欲小人發于事爲盜上之所欲者卽是下之所盜者
也欲者盜之媒上者下之的上有欲必得可以無竊
下有欲而不得惟有竊耳非真君子未能無欲非極
小人不至爲盜而轉移之機存乎上上旣不欲則自
無橫征而民可使富有教化而民知廉恥故雖賞之
爲盜亦恥不爲況又有以禁之乎上行下效上好下
甚故無欲爲化導之本而至于賞之不竊則教化大
行矣何盜之足患乎

按康子爲政在夫子自衛及魯之後是時夫子年已

七十爲國大老。康子新進，故篇中與季康子言多切直。夫子自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固其德，邵亦其齒尊爾。○賞盜之事，從古無之。左傳魯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叛歸魯，季孫宿納之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不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之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

其次阜牧輿馬。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紇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上所不爲之。是以加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按季孫宿。季康子高祖。魯事壞于季氏。聖言蓋指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無道謂不循理。就有道謂驅民使向道也。聖人於無

道之人哀矜之耳。言殺便與聖心違。康子執國之柄。造命由已。何必用殺。勝殘莫如善。善者不忍之良。上以善感。則搏之卽行。動之卽化矣。蓋上操政權有風動之勢。以下承上有草偃之機。雖有勁草。豈能抗風行之力。雖有無道。不忍悖善教之君。如云殺爾。民不畏死。若何激之人所同得曰德。卽善也。小人與君子皆有之。偃仰也。

善者從容漸摩慈和汎愛之心。欲善民善。猶言衣冠可以化強暴也。若以強暴行之。民愚而衆。亦以強暴應之矣。善卽是仁。仁爲元善。體仁足以長人。爲美里。

爲安宅故曰善惟善足以服人究其事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也。原子淫刑作威夫子教以善
如療方揚而洒之以清泉也。天道雷霆霜雪皆是殺
機。唯風之入物至柔而微故易卦巽爲風巽順也。治
至大順而極。

草百卉也。字本作艸。叢生之形。江淮之間曰蘇。關
西曰草。南楚江湘之間曰莽。木植三百六十。松爲長。
草植三百六十。蓍爲長。凡草木倒生禽獸橫生。惟人
順生。故草木無知禽獸有知而不全人無不知草木
一莖之細一核之微香色花葉相傳而生千載不變。

蓋根幹有生死而其神未嘗死也安可謂之無知乎

○風詳第十篇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

達通也與塞反子張問達求利達也夫子欲得其病
狀而後藥之子張承問以聞對其症見矣故分別教
之達者由此達于彼已爲主聞者自彼聞于此人爲

主達如水盈科而後進聞如風送響而無端誠偽之
別也達之根本在質直而其好義察言觀色慮下人
皆成此質直也聞之病痛在色取仁而其行違居不
疑皆成此色取也士浮靡變詐之習勝則根本虧故
質直爲先然木蠹者或少圓通其質野而其直絞與
世齟齬必心悅乎義凡事順理因時制宜所爲質直
者又適方也然猶未敢自以爲是視天下人無一可
上視已無一可以先人人已之精神不可見而人與
我相接之言色可見察其言之應違觀其色之向背
務使被我神情融洽一體無二而我之念慮隱微中

真有虛已下人之心。非謙讓之僞貌。如此乃爲慮厚。
樂易之君子。非骯髒任情自託于質直者也。又非同
人眉睫以求親媚于世者也。所以在家在邦無不通
達利有攸往矣。若夫求聞之術。不過一假假者。色取
仁而已。仁本在內。而以色取。則是在外。不由內也。內
外分爲兩。稽之行事。全與心違。由外之鋪張太甚。故
內之填補不足。空虛怯餒焉。得不疑而彼欲欺人。必
先欺已。警然自是。無復有觀察下人之慮。故人惑于
其色。取之似。又見其自信之決。在邦在家亦必有稱
述之者矣。然其去達甚遠。此子張所蔽與所不足也。

故藥之

好義從天真入無適無莫而生機疊疊自不容不察
言觀色自不容不慮以下人卽日用倫物間每自覺
虧欠文王望道孔子不厭豈曰不疑色取仁從矯強
入但粧演瞞過卽休何暇自疑一片荆棘城府豈肯
下人與君子冲虛和平之度自相友察言觀色處卽
是慮下人察人言色時卽已之言色溫恭可知人已
交暢和氣流通夫子溫良恭儉讓是也若之不疑小
人欺世巧術硬執不慙沮方能動人疑猶皆禮婦疑
立于席西之疑不正相向日疑居不疑者旁如無人

倨傲之狀孟子謂鄉原自以爲是皆用此術

聖人處世不貴剛強故鄉原襲其似以亂中行鄉原不可爲而世儒遂以剛直爲士氣又非也此章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者也達好義聞取仁義主嚴毅故質直者好之仁主慈和故巧令者取之好義由中出而慮以下人義內而仁亦內也取仁由外入而居之不疑仁假而義亦假也意自互備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舞雩祀天禱雨之處有壇場下卽壇下樊遲好近鬼神因事天而問崇德因禳災而問脩慝因鬼神而問辨惑夫子善之以三事皆心也直心曰德匿心曰慝或心曰惑夫子各本諸心教之崇德者專心致志爲所當爲勿算功計效苟念分則事不專而中輟如方行孝卽欲成孝子則孝終不成但專心爲子所當爲之事初不知己之爲孝則孝道久自崇矣凡學問皆然是謂崇德慝者惡之匿于心也私欲盤踞根于習氣熒于情識無始以來病根卒然難拔須如攻敵之猛其流注細微難辨須如攻器之精苟神明少弛檢

點或疎卽暗長不覺何暇更指摘他人似此專一乃
爲脩惠人心靜則覺虛則靈血氣憤作則神明昏憤
偶然小忿輒轟騰暴起天君失主性命不顧以至殞
身喪家禍延所生豈有不共之仇何至於此惑莫大
乎是辨惑者懲忿而已此與告子張愛憎之偏皆氣
壹之蔽志也忿字从心分聲怒字奴聲分者引之去
奴者失其主故迷心莫如忿怒顏子不遷怒所以知
幾家語子云匹夫不怒無以亡其身可不戒哉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章言治天下之道。智以行仁而已。孟子云：「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急親賢之爲務。仁之親賢，卽智之當務也。夫子告樊遲：「愛人爲仁。」又告以「知人爲智」。仁智皆以人言之。能愛又能知，智至卽仁至。未有不哲而能惠，不能官人而能安民者也。樊遲未達，非不達愛人之仁也，未達知人之智耳。當愛者人，當知者又人，其用明精別處，恐其有妨于合愛之

量也。故夫子以舉錯化枉解之。而遲所疑在知。謂夫子舉錯之說。專言智耳。於用愛之道。終似未廣。退而問子夏。子夏不意遲兼問仁。祇覺此言非專爲知發者。引舜與湯之事解之。語及不仁者遠。遲始悟化枉爲直。而仁在其中矣。蓋仁智大德也。舉錯大權也。是帝王用人立政之本。虞書臯陶謨云。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子之言。蓋本諸此。故子夏引舜舉臯陶明之。

仁曰愛人智曰知人愛與知在心而人在天下天下
不離吾心吾心通諸天下人已感應動變合外內之
道道固無有大于仁智者矣帝王化成天下不外此
子夏所以歎其富也能使枉直非但激勸激勸其小
者帝王愛世爲天下得人治水播穀勞來匡直得賢
輔理以致天地平成四方風動所以爲仁包括甚大
宜獎遲未解也獎遲祇見得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
仁故疑知人防愛人舉錯化枉只疑是智邊事耳

皋陶爲士伊尹爲阿衡皆有舉錯之責臯謨陳九德
伊訓刻三風十愆皆舉錯之事故能化枉爲直周公

作立政告成王亦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克知宅
俊乃無誤于庶獄二帝三王爲君臯陶伊尹周公爲
相舉無易此道者子夏聞言卽解所以深于典謨而
稱文學之士也

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商廷固無如伊尹者舜五臣
皆聖而獨言臯陶臯陶爲士古典獄必以士獄官曰
士曰理虞廷士而理惟臯陶故禹所推遜亦惟臯陶
讀臯陶謨而其入可知初禹欲禪位臯陶而先卒故
薦益于天益卽臯陶子也

湯子姓契之十四代孫名履稱天乙者商家世系之

號也。湯則當時臣民號之也。湯之言蕩也。諡法除殘去虐曰湯。或云湯者攘也。攘除不軌也。湯壽百歲踐祚十三年。則伐殷年八十有七矣。

皐陶一作咎繇。少昊之裔。其父大業。取少典氏女。生陶于曲阜。偃地賜姓偃。舜以爲士典獄。封于皐。曰皐陶。其後裔封于英。六春秋魯文公五年。楚滅六。滅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註云。皐陶字庭堅。或云非也。皐陶少昊之後。庭堅高辛氏之子。六皐陶後蓼。庭堅後也。蓋皐陶後有舒蓼。與蓼異。舒蓼偃姓。蓼姬姓。宣公八年。舒蓼始滅荀子云。皐陶之狀色如削。

瓜淮南子云臯陶瘠而爲大理其裔世爲理官逃難
伊墟爲李氏是老聃之祖也故後世謂理爲李云

伊尹名摯有莘氏女得嬰兒于空桑之地居伊水之
上因以伊爲氏長耕于有莘之野樂道不仕湯使人
聘至以爲宰尹卽宰也論素王九主之事湯尊以
阿衡阿倚也衡平也言倚之以爲平也相湯伐夏遂
有天下壽百有二十歲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

谷

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周師曰朋同志曰友朋疏而多友親而少于文二又
相順爲友古又作𠄎象手有佐佑之意所謂莫逆也

友有大過必推赤告語猶恐言直而不入須善巧開導令樂從蓋忠告易而又善道難情懇則語直少視他人事不切已誰肯多方委曲此實有相關至情乃能如此宜無不見可者矣苟其人猶不可是自暴自棄怙終不悛者不宜強聒止焉可矣蓋在我已無不竭之忠無不盡之情而猶不止非但言數取辱彼過大行虧與之爲友能無傷乎止猶事君不可則止之止絕交也至是始絕交乃見善友蓋友非泛也

道義相期肝膽相許利害榮

辱相關德業相成過失相規乃稱友至是所相期許者皆不行故不得止今人所謂友勢利酒食面是背非朝秦暮越原不可稱友臨事安得有忠告善道原不以正合何待不可乃止此答問之意在言外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聖門之學求仁而已以文會友者將資友以輔仁也文謂古訓也以文卽博文也輔仁卽約禮也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羣居終日無非爲講道肄業而所以講道肄業者又非資辨博而已將以開發吾茅塞之心充養生生不息之良輔翼吾仁耳

爲仁由己而觀摩薰陶常賴良友天機以有所鼓舞
而後暢義理有所商量而日新中人之性必借夾持
蓬生麻中則不扶自直孤陋寡聞而能進德脩業者
未之有也以子夏之賢而歎離羣索居聖人亦以朋
來爲樂況其下者乎故曰朋友第二我也